



贵州作家

王蒙题



老师彭人初

王华

野驴

吉柚权

肉身

谢挺

我与文学的情缘

龙志毅

贵阳是一处人间福地

何士光

GUI ZHOU ZUO JIA

贵州人民出版社

貴州作家

(第一輯)

王蒙題 

貴州省作家协会 編

貴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作家 / 贵州省作家协会编.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 12
ISBN 7-221-07254-X

I. 贵... II. 贵州省...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贵州省—当代 IV. I21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6412 号

书 名 贵州作家

著 者 贵州省作家协会编

责任编辑 陈 荣

封面设计 孔海蓉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4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7-221-07254-X/I·1475 定 价: 25.00 元

《贵州作家》编辑委员会

顾 问：龙志毅 龙超云 袁仁国

编委主任：井绪东 刘和鸣

编委副主任：汤保华 苑坪玉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井绪东 韦文扬 李发模 刘和鸣 汤保华

苏 丹 吴学良 苑坪玉 欧阳黔森 罗双全

罗吉万 罗建民 罗迎贤 罗建明 孟学祥

赵剑平 赵朝龙 姚 辉 唐亚平 唐流德

袁政谦 黄健勇

主 编：苑坪玉

副 主 编：唐流德 欧阳黔森(常务) 苏 丹

编辑部主任：孔海蓉

乌江文学奖评奖公告

为繁荣我省文学创作,打造乌江品牌,由思南县人民政府出资,贵州省作家协会设立乌江文学奖,特公告如下:

乌江文学奖为贵州省的文学专项奖,每两年评选一次。

乌江文学奖分设“乌江文学奖”、“乌江文学荣誉奖”两个奖项,共八名,不计名次,每名奖金 5000 元人民币。乌江文学奖还附设“《乌江文学》刊物奖”两名,每名奖金 3000 元人民币,专门奖励发表在《乌江文学》刊物上的优秀作品。

凡我省作家公开出版或发表的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电视剧文学剧本等文学作品,均可申报参评“乌江文学奖”。

全国其他省、市、区作家创作的反映乌江流域题材的各门类文学作品可申报参评“乌江文学荣誉奖”。

发表在《乌江文学》刊物上的文艺作品可以篇什申报参评“《乌江文学》刊物奖”。

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电视剧文学剧本以篇什申报参评;其他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以作品集申报参评。

申报参评第一届乌江文学奖系列的作品,应是 2000 年至 2005 年期间公开出版或发表的作品。

申报参评乌江文学奖各奖项的作品,需由各省、市、区和贵州省内各地、州、市的文联、作协、出版社、期刊编辑部或“乌江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两名以上评委推荐,并在推荐意见上盖章或签字。

申报参评的作品完善推荐手续后,可由相关单位或个人报至设在贵州省作家协会的“乌江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地址为:贵州省贵阳市科学路 66 号省作协,邮编:550002。

第一届乌江文学奖的申报时间为 2005 年 12 月 21 日起,至 2006 年 3 月 31 日止,逾期不再受理。

第一届乌江文学奖颁奖时间为 2006 年 6 月。

贵州省作家协会
2005 年 12 月 21 日

附:

“乌江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井绪东 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研究员

韦文扬 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

邓 健 省文化厅副厅长、作家

孔海蓉 《贵州作家》编辑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龙超领 省人事厅综合法规处副处长、作家

李发模 省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

汤保华 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

苏 丹 《贵州日报》文艺部主任、高级编辑

何士光 原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

何 锐 《山花》主编、编审

陈 荣 贵州人民出版社文艺室主任、副编审

陈 琳 《贵阳日报》文艺部主任、副编审

张幼琪 金黔在线网站总编、高级编辑

苑坪玉 省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研究员

林树明 贵州师大文学院院长、教授

欧阳黔森 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

明卫华 省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作家

罗吉万 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

周国茂 《贵州民族报》总编、高级编辑

赵剑平 省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

唐亚平 省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

唐流德 省作协副主席、编审

涂 冰 省文化厅办公室主任、作家

徐之明 贵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黄健勇 省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

盛 荣 《贵州商报》总编、高级编辑

彭晓勇 《贵州日报》副总编、高级编辑

谢廷秋 贵州师大研究生处处长、教授

谢 挺 《山花》编辑部编辑、副编审

霍邢平 《贵州日报》副总编、高级编辑

中国作家协会长征采访团贵州行

► 张健（二排左七）、陈忠实（二排左六）、黄亚洲（二排右六）、田滋茂（二排右五）、井绪东（二排右一）等人在遵义中国作家协会长征采风一、二团交接仪式上



► 采访团在沿河与当地文艺演出队合影



► 采访团在周逸群烈士故居陈列室前



中国作家沿河乌江山峡 百里画廊采风行



▲ 著名作家欧阳黔森在表演打糍粑

▼ 著名作家蒋子龙留墨宝



▲ 著名作家关仁山留墨宝

► 观看乌江纤夫



▲ 采风团成员合影



▼ 中国作协副主席蒋子龙、《中国作家》副主编杨志广、中共铜仁地委宣传部部长田建高

▼ 观看乌江黑叶猴



目录

中篇小说

老师彭人初	王 华	3
野 驴	吉柚权	20
乌江纪事	赵朝龙	40
我不是史蒂芬	吴 言	60

短篇小说

肉 身	谢 挺	86
那蓝 那绿	王晓龙	92
桃花无缘	袁 浪	98
花 斑	金永福	102
三角梅	龚晓虹	107
麻雀飞来飞去	杨 欧	115
印 象	韦 翰	121
梦中,在梦中	陈晓军	122
还 债	晏子非	128
玫瑰祭	韦昌国	134

茅台论坛

国酒颂	101
-----	-----

诗 歌

迷失与醒来	李发模	139
国酒之歌		
——写在茅台酒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90 周年之际		
	傅传耀	140
歌唱是我惟一的沉默(外五首)	陈国华	142
醉 酒	文 城	143
阿尔的太阳		
——纪念梵高逝世一百周年	南 鸥	144
赵卫峰诗选(6 首)	赵卫峰	147
蝶	刘 华	149
桥上的时光	末 末	150
虚 无	天 空	150

阳 光	孙 捷 151
远 山	彭殿基 151
也 许	孔繁毅 151

散 文

名人观黔

贵阳是一处人间福地	何士光 152
梵净山四章	郭友钊 153

心灵之旅

记忆中的老街	徐贵祥 156
做呀做嫁衣	李寂荡 159
亲亲竹子	毛之侠 161
酒中舍曲	彭 澎 163
红山菊	胡洪亮 165
野竹簪	陈跃康 167
乡村花事	王鹏翔 170

往事如烟

我与文学的情缘	龙志毅 172
少男泪	霍邢平 177
大哉! 公刘	王蔚桦 182
故乡的路	彭纯基 184

文学立场

“本土经验的世界化”与“世界经验的本土化”

——民族化、西方化、世界化与中国文学的未来	葛红兵 187
我们的致命伤	刘川鄂 190
文学与民俗	黄伟林 191
文化重建与西部文学	宋家宏 193
“民族的”自省与追问	罗吉万 195

作品评论

心中有良知 彩笔写春秋

——评龙志毅的长篇小说《政界》	陈国恩 197
-----------------	---------

文 讯

交流经验 坚守阵地	
——贵州省第九届文学创作交流会侧记	孔海蓉 200
信息瞭望	201

老师彭人初

王 华

1

彭人初来到校门口的时候,太阳正爬到教学楼的头顶上。他一仰头就从学校的铁栏大门里瞧见了太阳。太阳很红,是那种让人感觉放进嘴里嚼起来肯定很面,咽下去时还噎人的样子。可彭人初却瞧出太阳的深情来,他把那太阳想象成白鱼镇小学的一只深情的眼睛,那只眼睛告诉他:它爱他彭人初,它欢迎他彭人初回来。彭人初瞧着太阳,眼眶都潮了。

彭人初今天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衣,外面套一件黑色西装。背上的肉包把西装顶起来,西装不笔挺了,但刚在发廊里洗过的锃亮的偏头或许可以弥补一下的。彭人初这么隆重地打扮自己,是希望自己能由此多获得一份自信。虽然他的自信已经足够让他心里踏实了,但他需要多一些的自信,他要让自己的自信像太阳一样放射出光芒来,他要带着这身光芒站到白鱼镇小学去。他要白鱼镇小学的同事们都看到他的这一身光芒,他要让白鱼镇小学校长张家尔感受到他这一身光芒的刺痛。

校门口有十五级台阶。彭人初颠开不一样长的两条腿,一步一打拱地跋涉。大铁门锁着,得从门卫室进。敲响门卫室的门的时候,他的心口撞了一下,他在这间学校进进出出三十多年了,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他想,我怎么会生出怯意来?我害怕谁呢?他在心里把自己鄙视了一回又鼓励了一回,门就开了。开门的是门卫老陈。老陈比他高出一个头,居高临下,眼皮就耷拉着,很轻视人的样子。彭人初本能地要把自己的身子往直里拉,但拉了两下都没能拉直,他就把目



王华,女,仡佬族,1968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合同制专业作家。已在《当代》等期刊发表小说百万余字。其中短篇小说《一只叫奔耳的狗》《逃走的萝卜》被《小说选刊》转载。长篇小说《桥溪庄》在《当代》发表后被评为2005年第1期文学拉力赛冠军。中篇小说《天上没有云朵》获贵州省政府文艺奖。

光从老陈的头顶翻过去。老陈的头顶后面是个椭圆的钟,时针指到九点,分针指到二十五分。离开会时间还差五分钟。彭人初不紧不慢地横穿过五十米的大操场,再走十五级台阶,再横穿二十米的小操场,再转着弯上四十级台阶走到会议室还花不完五分钟。彭人初一进会议室,会议室里立刻就亮了一片。全都看他。是他带进来的一身光芒和同事们的眼睛点亮了会议室。进去前彭人初是准备看一眼主席台上的张家尔的,但到头来并没看。他心里怯。为此,他在心里把自己骂得

狗血淋头，骂声中他把会议室里坐成两层椭圆的同事们扫了一眼，算是招呼。

会议还没开始，嘴还是自由的。同事们的眼睛都盯着彭人初，肆无忌惮地惊讶着，你咬着我的耳朵，我咬着你的耳朵，说，不是把他弄到虾子村小去了吗？他怎么又回来了？都不明白，很想问他本人了，好些个就拿眼睛去找彭人初的眼睛，希望能和他对视达成交流。可彭人初一进门就坐下了，坐在主席台上的张家尔的眼皮底下。坐下后他谁也不看，只看对面的窗户。有人支使离他不远的人叫他，那人试着叫了，他装没听见。同事们就笑他那做作出来的样子。会议室里嘤嘤嗡嗡像聚了很多蜜蜂。

校长张家尔很反感这种躁动。张家尔是个很遵守时间的人，每次开会都提前三分钟到会议室，提前半分钟咳嗽一声清个嗓，然后会议开始。在他清嗓前会议室是可以稍为活跃一点的，平时他也不见得有多反感。但今天会议室的躁动是彭人初的突然到会引起的，他就很反感。离开会还有一分多钟，他就咳嗽了，咳！咳！开会了！

彭人初想，他第一件就该告诉大家我彭人初为什么又回来了吧。可张家尔没说彭人初的事，他连看都没看彭人初一眼，就跟彭人初根本不在会议室一样。彭人初很失落，脸上没了光华，别人哗啦啦翻笔记本，他也哗啦啦翻。别人在记录会议内容，他却在给主席台上的张家尔画像。他笔下的张家尔背头梳得一丝一丝的；两个脸鼓起来，像一边贴着个馒头，小眼睛像绿豆，一颗往上翻，一颗往下滑；大嘴上挂着老长的哈拉子，画完后，彭人初把本子立起来，躲开身子让后面的人看，等到一个压抑不住的笑声响起，彭人初又找回了得胜的感觉。立即翻过这一页，假装做会议记录，心里乐得想唱歌。

会开得很长，彭人初上了三次厕所。往常，彭人初都是做瞌睡样，心里天花乱坠想入非非，再长的会到他这儿都不长了。可今天他做不出瞌睡样，他身体里有一团火在燃烧，这团火让他光芒万丈，他藏都藏不住，所以他隔一阵就跑到厕所里撒一泡热尿。

会议结束的时候，太阳已经爬到了人们的头顶，那金灿灿的光华垂直落下来，站了满满的一校园。散会的时候是教师们最放松的时候，人刚出会议室，声音就已经跑到操场，把站得笔直的阳光撞得东倒西歪。哈哈！彭人初！开会时被彭人初的漫画逗得忍

不住笑出声来的李玉分，这会儿又想起了那幅漫画，笑得很放松、很张扬。她一边笑一边喊彭人初，她这样是要彭人初知道她在笑什么。她是一个很喜欢分享别人的快乐也喜欢别人跟她分享快乐的人，她在笑的同时很快就把彭人初画漫画的事告诉了别人。别人也觉得应该大笑一下，所以都去找彭人初要画来看。彭人初不干，同事们便把他围起来，伸手夺他手里的笔记本。彭人初矮小，腿又不一样长，同事们差点把他弄摔了，他只好让同事把笔记本夺了去。笔记本到了另一个人手里，同事们又去围那一个抢那一个，那一个刚看到一眼，又被另一个夺了去，抢来抢去，同事们倒不笑那幅画儿了，只管捧着肚子笑这个争夺过程。后来笔记本一下子就到了党支部书记汪希发手里，同事们都不笑了，那笑声那笑容仿佛被一股劲风瞬间给刮跑了。汪希发在会上颇像个党支部书记，可平时都有点吊儿郎当。他和校长们一起进了行政办公室，放好笔记本和茶杯先出来了。出来看到大家一窝蜂在抢东西，那股吊二郎当的劲儿就冒上来了，于是他趁别人都没注意到他，猝不及防夺下了别人手里的笔记本。同事们突然止了笑，让他多少有些失望，他是从一个很年轻的女老师手里夺过来的，他很喜欢和他们闹一闹，笑一笑的，他们不笑不闹就没趣儿了。汪希发翻开了笔记本。无趣归无趣，这个时候好奇心还是占上风。他刚翻开笔记本，刚才失手的很年轻的女老师就扑上去夺，被一闪躲开了。女老师很娇小，他左手挡着她，右手高举了翻开的笔记本，一下子就把那幅画收进了眼里。

2

彭人初不知道自己的笔记本落到了汪希发手里。同事们从他手里夺走笔记本，他就和李玉分出校门了。李玉分问他到虾子村小才几天怎么又回来了，他说张家尔想踢我出去，可能耐小了点儿。他知道李玉分是个快言快语的人，他还知道李玉分能把一句瘦话传说得丰满，所以他认为把这句话抖给李玉分比抖给谁都好都有效果，他想我就等着你张家尔来跟我计较吧。白鱼镇由一座破庙变成现在这富丽模样，走了三十多年。白鱼镇小学还是一座破庙那阵，他彭人初高中毕业，在白鱼镇小学当民办教师，现在，白鱼镇小学成了一座富丽堂皇的项目学校，他彭人初已是转正好几年的公办

教师了。三十多年来彭人初一直在白鱼镇小学为党的教育事业作贡献。三十多年来就没谁要他离开过白鱼镇小学。因为他是残疾人。可去年张家尔来到白鱼镇小学任校长,就不要他上课了,说他身体不好,要他当门卫。还说他是残疾人,学校应该给他点照顾。在三尺讲台站了三十多年,突然要他到一个火柴盆似的房子里呆着守校门,他很不习惯,心也不甘啦。他看到学生娃们扑腾进教室,心里就痒痒;两条不一样长的腿不知往哪搁;那嘴总想说点什么,不说不行,不说心里就似猫抓。他跟张家尔说,我要上课,不上课怕身体就更不行了。张家尔说,照顾你哩,习惯了就好了。彭人初从张家尔眼里看到很多歧视的意思,就不打算争取了。好吧,你张家尔手下现在有的是年轻有为的教师,我是不如他们,当门卫就当门卫吧。彭人初想。

另一个门卫是老陈。一年前在课堂上生学生的气倒在了讲台上,中风了。后来倒是站起来了,可谁都觉得他说不定哪个时候就会再一次倒下去。家里人要他退休,但年龄不够退休条件,还差五岁半哩,只有办理病退,但这样工资就少了许多,老陈就主动要求来守校门,开个门关个门混个全工资,小心翼翼地往六十岁走。

彭人初和老陈一人一天轮着值班。彭人初说老陈你在家反正也没事不如天天都来学校,我们也好吹个牛儿。彭人初实在耐不住门卫室那寂寞,可老陈不干,因为老陈的家里人不干。彭人初只好常常溜达到教师办公室去找人说话。同事们都很忙,不太爱理他,他就挖空思想些黄段子来吸引同事们。这样,他就常常让同事们都笑痛了肚子。

同事们笑痛了肚子彭人初就心花怒放。为了编个段子,他是很舍得花时间的,有时候他会用整整一个晚上去苦心编撰。同事们能被他的笑话逗得笑痛了肚子,那就说明他是成功的。这一次成功给他种下了对下一次成功的渴望,就像一个人站在一棵果树下,原先只想摘下一个果子,可当摘下一个果子以后就想摘下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彭人初发现自己把同事们逗得捧腹大笑的时候自己比谁都快乐,他认定这样一种打发寂寞的方式,编段子,讲段子,把寂寞的门卫日子过得又充实又快乐。

可好景不长,张家尔颁布了新规定:1.上课时间任何一间办公室都不准高声喧哗,更不准说下流的段子,违者一次扣工资5元。2.上课时间门卫不能擅自离

岗。违者一次扣工资10元。

是叫彭人初闭嘴了。可彭人初那嘴老闭着他心里就无比难受啊!于是他想说话时就对着空气骂张家尔:鸡巴张家儿(尔),我把你媳妇日十万回!

张家尔活该给了彭人初一个出气的机会。

张家尔在学校是把自己绷得紧紧的,神经绷着,脸也绷着。出了学校他就很放松,神经放松,脸也放松。他喜欢打牌。那天夜里,他打牌至深夜回来,宿舍楼的门叫不开,张家尔就想从校门进,因为靠宿舍楼那边的围墙上有个缺口,那是宿舍楼这边还没修厕所的时候留给老师们半夜上厕所走的。张家尔想从校门进去通过那个缺口回宿舍。那晚正好是彭人初值班,张家尔差点把门都撞破了,彭人初就是没吱一声。

第二天早上,张家尔问彭人初昨晚为什么不在岗。彭人初急了,说我在呀。张家尔说那你为什么不关门?彭人初说原来是在你叫门啦,听那响声,我还以为是街上的二晃子些故意闹哩……我先就报了名的,我报了三遍。张家尔说。彭人初还想解释,张家尔却走了。彭人初一腔快乐要找人分享,逮住了来接班的老陈说,昨晚张家尔来叫门,都深更半夜了,我硬是没开。哈哈!

没过两天,有人告诉彭人初,老陈把这件事通给了张家尔。彭人初不信,别人就把他的原话端了出来。这天张家尔跟他说,彭人初,你反正闲不住,去把厕所旁边那些垃圾清扫一下。那语气很有些家长味。这件事让彭人初认定了老陈是个戳锅漏,心里便记下他了。冬天来了,老陈爱生个病。熬不住了,就请假,一请就是三天。张家尔要彭人初把老陈的班也值了。彭人初不干。张家尔说发加班费,彭人初说发加班费也不干。自己的下班时间一到,拍屁股走了。

3

寒假里,老陈碰着同事便说:晓得不?彭人初被弄到虾子村小去了。

开学时,果然不见彭人初来校。原来,彭人初真给弄到虾子村小去了。都说彭人初真可怜,一个残疾人被弄得那么偏远,回家都很困难。可开学不到一周,他又回来了。

很少有人来问彭人初怎么又从虾子村小回来了,因为同事们很快就从李玉分那里得到了答案。李玉分

逢人便说,你们别小看彭人初,人家有个什么叔在市公安局,虽不是局长,却也不是个兵。彭人初说哇,他张家尔,想整他彭人初能耐小了点!同事们再看到彭人初,那脸上就挂着什么都明白了的笑,光明白还不够,同事们还要跟彭人初说,有人想跟你过不去简直是自找没趣,比如张校长。这话里有很浓的佩服成分,这佩服成分里又有很浓的鼓励成分。人都有好热闹的毛病,同事们鼓励彭人初接着跟张家尔别扭,是很自然的事情。彭人初想,你们想看戏呀?我也不怕唱戏,你们等着吧。

等,是个多么烦的事情呢?教导主任曾铁石专门跑去问张家尔:张校长,彭人初说他要上课,你看呢?

张家尔默了一阵,说,他要上课也不能上主线学科。

曾铁石说,他说他要上语文,还不上低年级。

张家尔说,给他安排几节劳技或者社会课,他不上就还当门卫。

曾铁石真就给彭人初安排了三节社会两节劳技,还是低年级的,彭人初不接课表,说自个儿不是来混共产党的饭吃的,别人每周十五节课,他也要每周十五节课,别人能上主科,他也能上主科。曾铁石说,这是张校长的安排,你不同意就还当门卫去。彭人初一听就火了,跳起两条不一样长的腿骂:日他媳妇!老子招谁惹谁了?老子当了三十多年人民教师还从来没人说我教不下一个小学生……

他正骂着,张家尔从楼上下来了。张家尔一下来,彭人初就停了骂,气乎乎地看着别处。可张家尔已经听到了。张家尔走到他面前,一座山似的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本能地想躲开这座大山给他带来的压迫感。张家尔又问,那你说你能干什么?我能上课!彭人初的声音听起来很有爆破力,宛如一个憋在心里很久的铁蛋子给他射了出来。张家尔想笑,他就用那种很想笑的表情扫了旁边的教职工们一眼,然后他说,我恰恰就认为,你不能上课。因为现在讲素质教育,你那一套老掉牙的教法,会误人子弟。张家尔这几句话说得很亲切,而且是带着浅浅的笑意说的。可彭人初却感觉自己当着众人的面挨了张家尔的耳光。我怎么就误人子弟了!我教了三十多年都没人说过我误人子弟的!彭人初跳起来了,他真想跳起来在张家尔的肥脸上撕咬他一口。张家尔却很平静,眼睛里似笑非笑的。他说,劳技课和社会课也不能马虎,有时间多学着点。他

说完就走了,彭人初和看热闹的老师们一直看着他去了厕所。

这场戏里彭人初扮演了一个很失败的角色。彭人初是得意洋洋地回来的,可张家尔居然不给他课上。白鱼镇小学差教师是有目共睹的,好几个被张家尔认为是骨干的年轻教师担着两三个班的主科任务,这种情况下他彭人初给晾了起来,连白痴都明白:他彭人初在张家尔眼里是一钱不值了。他张家尔扔你彭人初不出去就只有把你扔到晃昏去,就像一个破烂被你扔出去了,固执而又吝啬的奶奶又给你捡了回来,为了不得罪奶奶,你只好把这个破烂留在家里,的一个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的角落。得意洋洋的彭人初被张家尔一棍子打进沮丧的深渊,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4

第二天早上,张家尔拿着彭人初画有漫画的笔记本到教师办公室找彭人初,老彭,张家尔说,这是你的笔记本。张家尔把笔记本放到彭人初面前,笑眯眯地对大家说,老彭的画儿画得不错哩。众人都无声地笑,以为又有一场戏可看了。张家尔翻开彭人初面前的笔记本,找到那幅画,认真地看,看了一会儿又说,汪书记说这是画的我,我觉得一点都不像嘛,我哪有这么丑?办公室里静得可怕,众人都认为张家尔在拔弄一颗炸弹。

彭人初从兜里掏出一支烟来,兀自点上。众人看到他脸上有一股一股的筋鼓起来又落下去,落下去又鼓起来。

张家尔却坐下了。他说,老彭啦:你有五十一了吧?离退休还有九年哩。

彭人初不说话,只大股大股吐浓烟。

张家尔问对面的李玉分,李玉分你也有四十五了吧?李玉分说是啊!四十五了,还混十年就退休了。张家尔说,你倒还可以,有个函授的大专文凭。可老彭就只有一个高中文凭。现在一年一拨大中专毕业生流进来,对中老年教师冲击是很大的。这些年轻人各方面素质都强,尤其是普通话和电脑,中老年教师专心学都赶不上他们,不学那就被淘汰得更快。没人敢接茬儿,都微笑着自己做自己的。微笑是做给张家尔的,不做声却是为了不得罪彭人初。张家尔见人们心里都很劳累的,觉得无趣,假装看看表,做出有事的样子,站

起来走了。

彭人初蔫瓜在那儿,让众人好失望。

彭人初对自己也很失望。他彭人初怎么就让张家尔当着众人这般奚落而自己却蔫瓜着呢?他彭人初怎么就那么怕他张家尔呢?他彭人初怎么就把这张老脸丢在了曾经是他的学生现在是白鱼镇小学年轻有为的两个教师面前呢?诸多问题,能否回答已经没有意义,彭人初觉得自己在白鱼镇小学丢尽了脸。

彭人初每天只上一节课,一天24小时,他只工作40分钟。太多的业余时间让他不知所措,荒唐得很。眼前老出现一片荒漠,荒漠中他是一只饥寒交迫的野猫,万分的落寞和惶恐。彭人初要自己务必把每天仅有的这40分钟上好。劳技课和社会课都被学生们看成副科,没兴趣的。他们大多数都要求彭人初老师把时间留给他们做其他作业。彭人初不干,要上课。一些学生便偷着做,不做作业的也不听他的,交头接耳或者玩其他的。彭人初很生气,把他们揪出来,要他们抓住窗户上的铁条,腊肉似的挂在窗户上。脚一旦落地,彭人初便拿竹棍子抽小腿。单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彭人初是不缺乏创造力的,可惜的是他把创造力用错了地方。正当他心里为他别出心裁的体罚方式而得意的时候,一位家长手牵着儿子找到了党支部书记汪希发。家长是位母亲,来到校门口的时候眼睛不断眨巴,红红的,似乎有红色的泪即将流出。老陈听她说彭人初打伤了他的娃儿,她要找彭人初老师讨个说法,心里莫名其妙地一阵高兴。把家长让进门卫室,还要看学生的伤。学生的手掌红肿,一双腿肚横着一道一道的紫斑。老陈很心疼了,啧啧!哪有这样打学生的,这分明是在打畜生嘛!就是畜生也不可能像这样子打嘛!孩子的母亲把眼睛眨巴得更勤了,她说今天来就是要问彭人初,她的娃儿犯了哪样王法,他为哪样要把她娃儿打成这个样。老陈一边抚着孩子的伤一边问孩子,你们彭老师怎么个打法的?孩子还没开始回答,先抽泣开了。忙了好一阵,老陈才听清是彭人初把学生挂到窗户上,学生一落地就抽腿肚子。自己抓着窗子把自己挂起来,肯定挂不住多长时间,挨罚的学生自然是无数次地落下,无数次地挨抽了。绝呀!只有他彭人初才想得这种整人的办法!老陈很愤慨了,他要家长直接找学校领导,并把行政办公室指给了她。家长牵着孩子径直来到行政办公室的时候,办公室里只有汪希发一个人。家长看他白白胖胖五官大方,以

为他就是校长了。把孩子送到他面前,说校长,你看彭人初老师把我这娃儿打成啥样儿了?汪希发想说我不是校长,但一看见孩子那伤,就忘了。他要家长和孩子在办公室等着,他去找彭人初,彭人初莫名其妙地被他从教师办公室叫到行政办公室,一见到那学生那家长,眼前立刻惨白一片。汪希发点上烟也压不住心头的火,脸上的白肉不断地抽搐。他一巴掌拍到桌上,把彭人初和母子俩都吓了一跳。他说,彭人初你做了件好事!接下来他便不知道说什么了。人一生气头脑就铁,何况汪希发平口都不善言辞。不过,他总还是独立的把这件事处理下去了。结果是彭人初当面跟学生家长道歉,并赔偿医疗费50元。医疗费是要不了那么多的,但彭人初一点也没敢反对。

还有一个结果是:张家尔在教师会上公开批评了彭人初。张家尔说,彭人初老师,我知道你有心要把课上好,可你不能因为学生不喜欢听你的课就变着法儿体罚学生啦!学生不喜欢听你的课,是你的失败,你的责任。你应该把心思用来钻研教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而你却把你的心思都用来变着花样儿体罚学生,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说得不好听一点,你有愧于人民教师这一称号啊!

还有一个结果是:彭人初被记过一次。

彭人初觉得自己很悲惨,情绪跌落到零下五十度,终日烟不离口,把自己弄得跟烟卤似的。老婆看不惯,就骂。老婆瘦得像块萝卜干,一生气那喉咙里发出的声音就跟两把刀磨擦出的声音一样,炸耳,还酸牙。这萝卜干是他两年前娶的。前妻胖如馒头,一年四季哮喘,鼓风机似的。呼哧呼哧地跟了他二十多年,有一天终于不喘了。彭人初二十多年来一听见她喘心里就发紧,仿佛自己的喉咙给茅草塞住了,她一不喘了彭人初就轻松了。彭人初一轻松了就托人给他找个女人,他嘱咐一定要瘦的。萝卜干老婆说你一天都丧着脸,屁又不放一个,像死了老娘了。这话很伤人,可彭人初没有跳起来给老婆一耳光。比起他在学校的遭遇,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况且,萝卜干老婆家里地里一手拾掇,在彭人初面前是有发言权的。他甚至很想让自己情绪好一点,让老婆看得惯一点,可他做不到,他要自己笑的时候自己却想哭。这个时候他突然就想到了酒。彭人初不嗜酒,过年过节的喝上一小口脸就成了猪肝。可他屋里却有好几瓶烈酒,那是他以前的学生后来出息了,过年时提来给他拜年的,包装很精美,

打开盒子就满世界飘香。彭人初被酒香一薰,眼泪就下来了,他跟酒说,以前的学生和家都认为我是个老师,现在他张家尔怎么就说我彭人初有愧于人民教师的称号?酒说,你把我喝了吧。彭人初就把酒给喝了。三瓶,全喝了。他本想把家里的酒全部喝了。他数过好几遍的,六瓶,六个学生提的。可他喝完第三瓶就睡到地上了。他感觉到自己重得像座山,他屋里的泥地承载不住他了,他渐渐的在往地下陷。他陷进地里就变软了、脆了,地从两边挤他,把他的五脏六腑都挤碎了……。

彭人初胃出血,被送到县医院。张家尔、汪希发提了两大包水果来看他,被他的萝卜干老婆撵出病房,水果也扔到门外去了。汪希发想发火,张家尔制止了。张家尔重新把水果捡起来,准备再一次提进病房,被彭人初的萝卜干老婆挡在了门外。她说,张校长,彭人初已经死过一回了,不稀罕你来看他!张家尔身体被挡住了,头却露过她的头顶,张家尔很希望彭人初能招呼一下自己的老婆,但他看见彭人初睡在病床上,一动不动,不像死人也像一个睡着的聋子。张家尔把水果放在门口,对萝卜干说,好好照顾着,过两天我们再来看他。说完招呼汪希发一起走了。

彭人初假装睡着。汪希发说。

肯定是假装睡着。张家尔说。

那么大的动静。他会不晓得?

肯定是装睡着。

彭人初一直情绪很大。

他是失落。

……

5

从县医院回来以后,彭人初变得寡言了。整天都见他蔫瓜着脑袋,全部精力都用来抽烟了。开会时不准抽烟,他就装瞌睡。白鱼镇小学开会,每个教师的位置是固定的,彭人初的位置在主席台的左侧面。开会时,他用左拳头撑着太阳穴,闭上眼,装睡。学校隔三岔五又开会,老师们很烦。开过会,老师们总是有很多牢骚很多意见,以前,彭人初和大家一样嘴碎,但现在他不说了。看起来,他似乎把一切都看破了,也看淡了,他已经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得道高僧了。可是,这天,在教师会上,他却突然激动起来。那是张家尔说新

规划的草坪需要填土,要六年级四个班的学生轮流到教学楼左侧的三棵老树下取土的时候。他突然就站了起来,使得整个会场都吃了一惊。他说不行不行,那三棵老树是挂了牌的,是属珍稀古木,到那儿取土,老树会死的。这似乎的确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在会的都围绕这个问题把脑子转动了一下,但绝大多数都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自然不想思虑得太多,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彭人初左太阳穴那块红印,沟沟壑壑,很有点趣味。彭人初以为他的话抓住了所有人,被他压抑了很久的轻浮劲儿瞬间就回来了,他把头从左边转了180°,又从右边转了180°,太阳穴那红印就被所有的同事都看到了,于是,胆大的粗声大气地笑,胆小的细声细气地笑。大家一笑起来,会场气氛就不够严肃,那问题的严重性就给笑削减了大半。张家尔也笑了,笑得很温和,他问彭人初,你说我们该去哪里取土?彭人初一时不知道该去哪里取土。张家尔就说,不要紧的我想挖那点泥巴死不了古树。

那就还是到那儿挖了。

第二天,老树底下挤满了学生。蚂蚁搬家似的。很快就把老树的根都刨了出来。老树根拱着背伸着腿,可怜巴巴地暴露在天光下。彭人初一颠一颠来到老树下,冲这群干得热火朝天的学生发起了火。你们就不晓得离树根远点挖!你们把树挖死了你们赔得起吗?学生们莫名其妙挨了一通训,手里停下来,去瞧班主任。班主任走过来,跟彭人初笑笑,然后跟学生们说,远点挖吧。

然而,三天下来,三棵老树的根都裸露在外面了。老树才把叶子长满,那叶子还软软的,一拧就成绿汁,嫩得很。这些时候,也该是把叶子长硬长得青绿的时候了,可老树被人掏空了根,似乎没了底气了,叶子耷拉着,大太阳下还瑟瑟索索地抖。

彭人初站到老树底下,用手拍打着老树,长声长气地叹息。他不知道张家尔也来到了老树底下。张家尔说,老彭,你是对的,这样挖真不行。彭人初被这个从背后传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回转身,面前戳着一根烟,是张家尔递的。张家尔说,我真没想到这儿这么经不起挖。彭人初点燃烟深吸一口,心里有一团东西就化开了。有时候要化解一个人心中的郁结其实只需要一句话或一种表示,就跟要化一个冰团只需一束阳光一样。彭人初说,张校长,我可以补救。张家尔看着他,突然温和地笑了一下,说,老彭啦!你可能对我有很大

的意见,但我想这件事你一定办得很好。

张家尔说完就走了,留下彭人初独自在大树下心血沸腾。彭人初长期以来心中一直郁积着不满和委屈,主要是因为张家尔的不信任。说到底人是很脆弱的,他彭人初长时间郁积在心中的那些东西差不多已经长成仇恨了,可张家尔一支烟几句话就给化开了,化成了一锅开水。彭人初被自己即将要办的那件大事激动着、兴奋着。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狂舞,救老树于学校于彭人初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儿。而且这件事对他彭人初来说不是件难事,他只要利用劳技课召集学生到校外找土来培上就行了。他也明白张家尔要干这件事也很容易,就像安排班主任组织学生到这里取土一样再安排一次就行了。可问题是张家尔既然安排了在这儿取土就再不能安排往这儿培土。而彭人初一开始就反对在这里取土,事后又往这里填土,那就很自然很顺理成章。张家尔不能做的事情他彭人初能做才能显出他彭人初的能。彭人初觉得以前在张家尔面前丢失的东西全找回来了,所以他激动、兴奋,连等待下一节课都缺少耐心。

他一颠一颠去了少先队活动室。

少先队总辅导是个很妖艳的女人,虽三十多岁,却染着红发,绣了眉毛眼线,涂了玫瑰色口红,一双眼媚得酥人。彭人初很喜欢漂亮女人,他从不因为自己是个残疾人而在漂亮女人面前自卑,他知道漂亮女人都讨厌看到他,他不怕。只要他心情好,他可以变着法儿让漂亮女人跟他说话,而他则借想入非非来满足自己,愉悦自己,这样他觉得似乎找回了什么。

这会儿他心情很好。

他问,秦老师,还有多少时间下课?问着,却坐下了。秦老师飞快地白了他一眼,生硬地回答,还有三十分钟。彭人初说,我等下了课去通知四(3)班的学生,要他们明天带上背篓,上劳技课时背泥来填老树根。秦老师有点惊讶,美目翻白,嗤地笑了两声。秦老师在织一件雪白的毛衣,笑过两声就不理他了。彭人初多少受了些打击,心里冷笑了一下,说,秦老师简直跟她们二十岁的姑娘没区别。秦老师噗地笑出声来,虽然这话听起来很假,但她爱听。她再不能对这样一个人置之不理了。她冲他笑着,说我都快成老太婆了。彭人初不开玩笑了,很认真地说,女人其实全靠保养,我有个美容秘方,感兴趣不?秦老师果然被他牵住了鼻子,乖乖地抬起漂亮的脸蛋,媚眼扑闪着,要他赶快说。他也就自自然然,大大方方地瞧着这张脸,瞧出一个美

丽的梦来。这唇纹很密的嘴唇一定很有弹性,那玫瑰色的口红是甜的吧?他想。美容三宝你晓得不?他说。漂亮的秦老师把唇笑得没了唇纹,一排雪白的珍珠牙亮在彭人初眼前,说,不晓得。可彭人初已经忘了该告诉她美容三宝是什么了,他的思绪在秦老师那排漂亮的珍珠牙下面了,他以为他的舌头也在那下面了,秦老师第二遍追问,他方猛然发现自己的舌头还在自己那一排被烟熏成焦炭的牙下面。但他还是很高兴,他说,美容三宝是蜂蜜、大红枣、核桃。早晨饮两汤匙蜂蜜,温开水冲服,午饭后半小时嚼5颗红枣,晚上睡觉前吃核桃仁。经常如此,保证你永远年轻。秦老师听完后取了纸笔要记下来,彭人初就认真真重复了一遍。后来又取了纸,从秦老师手里摘了笔(摘笔的时候顺便碰一下秦老师涂了红指甲的手)写下一个方子:“当归100g,米、面各适量,当归加水煎,取汁,与米、面同酿成当归酒,早晚服一小杯。”他写得很慢,把字写到他能达到的最佳状态。秦老师接过方子第一句就夸他的字,哇!彭老师的字真漂亮。彭人初不谦虚也不骄傲地笑笑,趁她看方子的时候,心里悄悄把她剥了。

但也就仅此而已。后来他去了趟厕所,回来后就下课了。

第二天,彭人初把四(3)班的劳动课上成室外课,组织学生到校外去找泥来培老树根。孩子天生喜欢在光天下活动,哪怕是劳动也很高兴。他们背着背篓自己去找泥,在他们看来就是一次探险。因此,他们对这项活动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汗水流进眼里了都顾不上擦。

彭人初站在大树下发着盖有他彭人初的私章的“票儿”,背来一背泥发一张,他说干完后看谁的票多,他有奖。学生得到一张票就很小心地放进兜里,然后飞跑出校园,去为第二张票努力奋斗。

可一节课毕竟时间太短,学生们的辛苦劳动只盖住了一根树根,剩下的还有八根。彭人初昨夜制了一大堆“票儿”才发出去一小部分。但彭人初没有失信,也给背得多的那位学生五元钱,虽然他只有五张票。这位学生平时最讨厌学习,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倍受同学的鄙视。这会儿他得了奖,同学们就对他刮目相看了,他一高兴,就冲彭人初说,彭老师,我明天还背,我来上学的时候就顺便带一背泥来,中午休息的时间还可以背。这样就提醒了彭人初,彭人初立即鼓励大家向这位同学学习,还鼓动大家去动员其他班的同学参加这项活动,他说等树根盖完,十张票以上的他按一张票一元发奖。

次日清晨,彭人初第一个来到学校。一进校园,他便径直往老树下去。天蓝得很,把大地染成了青一色的蓝,彭人初也是蓝的。一匹蓝色的瘦驼在往老树下跋涉。太阳踩着跋涉者的步伐,同时到达了老树底下。大地一瞬间就被点亮了,老树披挂了一身的晶亮,跋涉者也被挂了一身晶亮。太阳是个光芒四射的圆,它站在山巅俯瞰着大地,俯瞰着老树下那匹晶亮的瘦驼。太阳是众生之父,芸芸众生在太阳升起时苏醒。校园里很快就热闹了起来。有一支排得不整齐走得很散漫而且断断续续的队伍,他们在太阳的眼里就是一队蚂蚁。这队蚂蚁运来泥土,去完成一个美丽的梦——救树。他们爬过十五级台阶进入校门,横穿过五十米操场,再上十五级台阶,再横穿二十米小操场,再朝着太阳爬一个小土坡,才来到老树下。负重跋涉使他们红透了脸汗透了身体。可他们把自己背来的泥盖在老树根上的时候,欣慰便在眉梢上燃烧起来。他们都要抬头望望老树。他们的眼睛是太阳,他们望一眼,老树就轻轻颤栗一下。他们中的一些背来一背泥就从彭人初手里接过一张“票儿”,可更多的没有要这张“票儿”,他们说他们不要奖,他们自己愿意背。背泥的队伍越来越长,来彭人初手里拿“票儿”的却越来越少。彭人初感动啊!拍着老树泪花花直闪烁。

当太阳完成了一天的跋涉,在西天回眸一望的时候,彭人初也完成了他的大事。三棵老树似乎在一瞬间就把叶子长成了坚硬的青色,威风凛凛站立于天地之间。

下午放学,师生们都走了,离开校园回家了。彭人初独自一人留在校园,留在三棵老树下。他坐在新培上的泥土上,背上的肉包顶着老树,眯着眼,轻轻地唱起了一支歌谣。

三十晚上大月亮啊
强盗起来偷水缸哦
聋子听见脚步声
瞎子看到在翻墙
瘸子起来追一趟噢
爪爪给他几耳光啊

彭人初靠着老树睡着了。老陈站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嘴上挂着很长的涎水,迎着夕阳,涎水成了金色。

老陈把他带到了门卫室,门卫室里另外还有三位妇人,是住在学校附近的。她们都是来找彭人初的。因为老陈叫她们找彭人初。她们到宿舍找校长,校长不

在,她们以为校长在校长办公室,就到校园里来找,她们要问校长,小学的学生挖走了他们菜园子里的肥泥,还毁了她们的菜怎么办。老陈说校长没在,也不关校长的事,你们去找彭人初,彭人初?他在哪里?她们问。他好像还在老树底下,那人最近有点神经,把三棵老树当亲爹样的,就是他鼓励学生去你们地里挖泥的。在这件事情上老陈似乎比三位妇人意见还大,他自告奋勇去找彭人初。但他是这样跟彭人初说的,你还在这儿睡觉,下面有人找你。彭人初便跟着他来到了三位妇人面前。

三位妇人见了彭人初,态度倒比起初温和多了,她们都称彭人初为彭老师,她们问,彭老师你是不是鼓动学生去背泥巴了?彭人初说,是。她们问,是校长叫背的还是你叫背的?彭人初说是我叫背的,校长没叫背。三位妇人都说话了。不好说,却也不甘心走。老陈就替他们说了。她们来问你,学生背泥巴毁了你们的菜园子怎么办。彭人初突然很想抽烟。在身上摸了一阵,没摸着,空口吞咽了一下,问,毁成啥样子了?三位妇人都笑着,很不好意思地解释,你一句,我一句,总算把他们的意见表达圆满了。你彭老师在这儿教了几十年。娃儿他爸是你的学生,娃儿也是你的学生,嘿嘿!我们都了解彭老师,我们都不好意思找你彭老师。但我们的菜给那些学生糟踏得不成样子了。后来她们就一起说她们的菜全给糟踏了。说她们几家子这一季都别想吃菜了。彭人初听完以后,慌忙把拳抱起来,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一切责任我负,我赔钱。三位妇人听彭人初说要赔钱,既高兴又不好意思,嘴里说算了算了,你彭老师叫背的就算了,可她们并不走。老陈说,该赔的,你们拿着就是。彭人初很反感老陈幸灾乐祸的掺和,很想赌气不给钱,气他老陈一回。可又想,如果老陈传出去说他彭人初玩赖,糟踏了别人的菜园子不赔,那他彭人初在外就直不起腰了。于是,他当着老陈的面赔了三位妇人一人二十元。

6

检查团开进学校,学校的空气就紧张了。检查团要听课,尤其要听社会、自然、劳技、音、体、美。还听说话、数也不放过。教导主任曾铁石逢人便说,做好准备,谨防听课。他把所有老师的心都提到嗓子眼来了。彭人初不怕,他说听就听吧。我上得好他又能把我怎样,上不好他又能把我怎样?不过是共产党给了他一